珍埶宧文鈔

珍埶宧文鈔卷一

武進莊述祖

皇上七旬萬壽頌謹序 代

臣聞羲農之道原於易堯舜之德著於書文武之功業歌於詩聖人彰往所以察來也學者識古所以知今也是以立道德功業之極必享位祿名壽之隆時則有元會運世之期理則有晝夜寒暑之信此六藝所以不言符瑞而性與天道即在彝倫日用之間也欽惟

皇帝陛下體聖神之德致精一之學行時中之政彰公溥之治成位育之功實與羲農堯舜文武同揆非管窺

蠡測所能名言也顧在敷聞廸見漸仁摩義之久積而滿滿而作雖至愚極陋皆有不能自已之實焉臣不自揆竊原易所發揮書所陳敘詩所歌頌循環由繹庶幾乎

聖德之形容以頌

億萬歲巍巍之壽誠有見其必然者也書曰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詩曰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見我

皇上事

天之誠做也明德馨香基命宥密既已上下同流而往

丞相應迫乎
躬親監薦心志孚威儀肅禮樂明備所謂惟聖人爲能
饗帝也是以百神受職莫不肇禋而咸秩焉此正位凝
命全付所覆九有萬方莫不承順之本也詩曰永言孝
思孝思維則文德繼文武功繼伐聖人有志事惟聖人
善繼述之見我
皇上丕承
五聖之孝德也三謁
珠丘念創造之艱難聲靈之赫濯撫有方夏之中正統
粹闡揚敷繹爲上古所未有剏𢌞

天造神斷底定西陲二萬餘里用昭
聖祖
世宗貽燕之丕志告功
皇天適昭
家法肫肫乎循本復始而凡因時立政施措從宜者又
皆合符於
心法焉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孝
之至也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九功之德播爲九歌
見我
皇上仁民之廣大也

國家重熙累洽施取其厚斂從其薄億兆黎庶其浹髓
淪肌者久矣
聖皇御極之初蠲天下積逋數千百萬自是以來議施
議貸賑窮寬之恤商惠工無歲不周無地不徧司農之
筴隸首弗能紀其算焉而且蠲全賦者至於三蠲全漕
者至於再書契所紀未有倫比而
聖心勤懇保惠赤子申錫無疆者正未艾也所以養民
者博厚如此而所以導民使若其恒性者凱以强教之
悌以悅安之愛民之深勤民之篤期於禮讓興行風俗
淳茂同臻於仁壽而後快足焉歛時五福錫厥庶民斯

之謂矣書曰惇叙九族庶明勵翼又曰誰敢不讓敢不
敬應親親賢賢考言詢事見我
皇上建官授任之咸宜也揆之以至公照之以至明任
之以至當訓之以至要待之以至恕酬之以至厚定之
以至斷愼用六柄裁旨
聖衷而偏黨之萌漸無敢偶作於下者能必當官功必
當祿慶最者進負殿者退各因其材而無容心焉而且
片善必甄微勞必錄小失必宥公過必容才之偏全小
大心之誠僞敬肆事狀之虛實功罪
明見萬里而左右近侍未有敢爲緣飾之術者也追錄

元功進封褒諭庸勳親親之典懋矣無有遠邇無有新舊要使各得其分願焉是以羣臣雖莫能望

聖主清光而精心竭力輻輳並進夙夜承事遵道遵路蕩平正直未有信於此時者也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孔子曰君子而時中用其中於民各當其時而用之於民者執中之實也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乾九五所以爲大中也我

皇上法天行健至誠無息立天下之大本則堯舜授受之統在此矣本堯舜之生知爲孔子之好學析理則不爽毫釐處事則止於至善明於庶物必考其是察於人

倫必法其至而恭讓之禮必致敬於至聖先師尊宋五
子書於漢唐諸儒之上而是非固無適莫也惟擇善而
從之爾是以無稽之言弗詢之謀或爲世道人心之害
者嚴辨而明著之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定天下之業
而無所缺世法世則以是爲
慈訓焉此豈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所能登堂嚌胾者
乎書曰一日二日萬幾又曰君子所其無逸
聖上惟時以順萬事之常惟幾以妙萬物之感愼憲於
始屢省於成萬年有道一日二日之積也禮樂刑政工
虞水火同民心出治道阜財求利器用百官分職悉本

乎
聖上之緝熙單心而溥以不忍人之政自昧爽以逮繼
晷一日之間事有恒品惟曰欲至于萬年也方今生齒
之數積於昇平而日盛幅員之廣統以中外一家而日
廓竊以爲皐陶所云萬幾未能當今日之什一二也伏
見我
皇上批答章奏朝上夕下細札十行指揮萬里文武大
吏出使小臣立
賜召見未嘗有留事也至於民生休戚封疆機要必先
事綢繆力圖善後

省方考績歲事三四
親御騣馬乘安艫沐雨櫛風同規創業此藩方所以心
悅誠服而河宗由是底寍海若出是呈潤登蒼生於衽
席之安洪纖高下靡不受獲易所謂天施地生其益无
方者
聖上惠德之長裕且日進而无疆焉唐虞三代之隆又
何以加於此乎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詩曰薄言震
之莫不震疊是以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矣
我
國家巨將武師干城腹心之士惟

皇上遵養豫教順動而時用之所至如時雨洽旬而伊

犂底定畔渙則討之馴服則柔之决策

睿謀允符師律風行草偃奄有崑山之西康居大宛莫

不賓從金川二司初聽則須服之不順則勦絕之負固

者靡所恃革面者無所懼懷德畏威謐如也東泛海島

西洎泰西獻琛奉幣效官者不殊方內皆我

皇上聰明睿智之所照臨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我

皇上文德日新文治日隆所爲義禮制度考文大矣美

矣盛矣表章六經裁定正史道必原乎聖政必遵乎王

義理科指世世遵行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以昭大一統

之盛恭惟

御製詩文集集古今之大成含元氣稽道法本人情該

物理咸出於

躬行心得之恍而證以目見耳求之實材藝如周公不

能進焉而又

特開四庫全書館廣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建藏書之

閣萃其精要攬其博大舉其支葉去其繁瑣奐之以

全章經之以

大訓而圖書金石古論實璽審定甲乙既藏其秘賓又

廣其流傳無有遺逸焉是以儲材甚多論敘甚優毛髮
絲粟之才連茹彙起而廣開科目徧立膠庠近在
山莊遠及西國咸予解額以嘉多士作人如此其盛也
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遭逢
聖明展采錯事將欲襲六爲七允其時矣易曰富有之
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至當者德也百順者福也
皇上秉大德御大寶福應豐備
萬歲康寧元元欣戴華封人之祝不謀同心謹拜手稽
首而獻頌曰
皇祐景鑠定天保稱天若億萬斯年民同樂兮 其一

皇德壽昌咸五帝登三王億萬斯年慶延長兮其二

皇道文明原羲畫繹孔經億萬斯年正權衡兮其三

皇肅作歌定禮樂致中和億萬斯年祐祿那兮其四

皇惠發閶金粟賜腧京垓億萬斯年豐穰來兮其五

皇門四闢宅俊彙新標積億萬斯年沐膏澤兮其六

皇勤省成迪彝教茂嘉生億萬斯年頌清寧兮其七

皇武定功和夷績敘西戎億萬斯年文軌同兮其八

皇祓作所祗雇祥神降嘏億萬斯年壽星曙兮其九仲秋之月日躔壽星之次

皇覽苞符揚大烈摅鴻謨億萬斯年膺籙圖兮其十

擬白羽扇賦 有序

余讀曲江白羽扇賦仰止其風流夫鴻羽可用爲儀白賁貞而无咎比物醜類殆香草美人之義焉敢綴鄙辭以識景行云爾

原夫九華遺製五明舊章揚仁風於黎庶奉化日之舒長惟德其物懷允不忘被湛恩而鳴豫撫弱植其難當入同海燕之微方慚惟幄扇帶異鵶之影忽降昭陽於時黃扉漏永紫御涼生江蓮揺影松蓋浮清月每喘牛被薰風而知畏雲能蔽日沐膏雨而心驚維茲白羽穆如清風和鳴鸖於在野憐哀鴻於澤中抱明心之高迴

異舞態之氍毹取裁於短翮滌煩暑於玉躬當三伏而淸和與時偕濟行四方而風動代天之工思昔廻鸞雲粳翱翔陵陽固無意於樊籠豈有心於維縶殘六翮其何求懷一人之珍襲隨進退以抑揚任動靜而翕習瀛洲未遠張袖而香風欲來海國雖遙近水而倣人凝泣他若龍腦雪香徵季世有傷儉德條融反景知聖王不畜珍禽惟令羽之潔白比近御之球琳筠竹殊規同斯勁節蒲葵異製共此傾心雖復委羽摧藏翛然者其質縱使秋風移斂皎然者可尋况乃使自天來光分月色瓌琮引吹曾依鑾蹕之塵翦雪駢瑤深荷裁成之德

靡不初兮有終恐炎光兮易昃方戒寒蟬獨隱思獻納
於清時所希翠筦送涼理陰陽之差貸解慍奏庶人之
風如金佩玉度之式庶幾一德以有成長奉千春而無
極

擬鷦鷯賦有序

張華作鷦鷯賦既藉以爲王佐之才觀所云靜守約而不矜動俯循以簡易得老氏自然之旨矣夫忠爲令德學貴多聞茂先以國器爲國華當危邦而危行可不謂良佐哉抑其經營風議於閹主虐后之朝而賈謐等方倚以爲民望曾不鑒夫燕謠遂同悲於鶴唳事乖慮始識昧機先始則七叱震驚終焉王輿敗績雖曰盡忠又何補焉按揚雄方言陸璣詩義疏鷦鷯即鴟鴞也唯郭璞謂鴟鴞非此小雀爾雅疏辨之又荀卿子所云蒙鳩楊倞註云鷦鷯也蓋亦戒慎之旨鴟鴞之詩曰既取我

子無毀我室嗟哉茂先倘或未之思歟夫先事慮事先患慮患斯可為王佐矣大誠有之小亦宜然遂廣其意以作賦辭曰

咨元功之賦象播含靈於無小伊鷦鷯之微莖亦拚飛兮惟鳥其體不揚其容伊糾覘予羽之譙譙譙予情之皦皦色斯舉矣時哉時哉鸞鳳不可招而下兮求友聲於蒿萊笑尤鷙之不羣兮豈鶺鳩以為媒實其腹而弱其志兮營神澹而徘徊深林孔靜以幽默兮聊寄一枝之芳菲何江海之可思兮何廣厦之可依近無悶而遠無見兮似近道之希夷苟謂小知不及大知兮夫何異

相者之舉肥乃殲羽而編髮兮期增巢之攻堅攫風至而若折兮爰擇木而愼擠盜物無鉅細兮誅之責全事無大小兮成之在先彼鵲斯兮瑣瑣復燕尾兮涎涎蔑離圖於已著乂嘗求於未然既傾巢於春雨空寄怨於秋煙嗟爾桃蟲載飛載鳴翾翾弱羽何慮何營猶知治彼室家兮是豈懷夫令名曷爲得輿與剝廬兮曷爲成城而傾城在君子用心之壹兮致屬辭而丁寗亂曰飛鳥遺音斯焉取兮道物類情鑒諸古兮思患豫防或予侮兮念彼爰居愁鐘鼓兮吁嗟鴻鴈哀百堵兮思斯勤斯迨天之未陰雨兮

燕賦

日悠悠以向暮鳥翩翩以遠託燕山暖而猶寒燕梅開而初落憑翼兮致辭綮縷兮纏綣指秋社而非遙望吳宮迥云遠乃有蘭宮椒室青瑣丹櫺簾垂波瀲灔簷響玉瓏玲雙栖兮支杏弄羽兮春叢既呢喃而傳語乍差池而倚風學飛初試舞絮先迎啣花時落舋燕春輕素裳兮搖曳紅襟兮未整疑新箔而迴飛驚釧響而顧影於時寄湘中之詠誦佚女之歌巧帖宜春字非矜彩縷多結趙后之輕裾織盧家之緗綺憐么鳳而橫釵佩藏珠而覘履求颸礙舞貼水沾巾時將過兮朱夏歎虛度

兮陽春若乃北飛兮悠揚辭歸兮徬徨駕雲車兮日遠
願君視兮玉篋繭闈兮秋深仙履兮難尋留爪兮留恨
遺怨兮遺音

牡丹賦

碧城綵暎紫陌花飛漢宮春曉秦王卷衣染天香於綺縠殿瑞靄之芳菲厥有貞花牡丹獨出存京洛之遺風占人間之第一曾託根於謝客之庭互紮花於江淹之筆夫其香名專國色擅傾城錦帷日麗翠帳烟横青猊對舞紅袖相迎暈檀心兮深淺鬬羅勝兮輕盈疑嚲疑愁如醉如傾借一月之晴暉影迷遠近剩六朝之金粉畫處分明爾乃綺樹雕櫳垂楊淡院花艷艷兮愁人情脈脈兮誰見隔輕幔以微茫映緑窓之宛轉露重香濃雨餘紅顫斜倚銀鸞横抽金燕時飄荀令之衣却掩班

姬之扇更憐猻纓難留雁景遲遲微憂花鈴深護落英片片至若美景良辰青門紫陌鄉子王孫嘉賓上客玉軑縱橫金鞭絡繹葉艇隨人花粧覆額向許史之侯門過平陽之主宅遂開瓊筵布瑤席憐艷笑之雙飛畢千金而一擲玉顏既酡銅壺將夕芙蓉帳啟光流曹縣之紅鸚鵡杯傾色染歐家之碧未若清坦繚繞丹禁深岑平分傳影半徙樓陰縵縵鳳凰之綬玲玲翡翠之簪都傍瑤巒引屏山而在玩前燼金渚俯明鏡而遙尋況乃沉香亭畔照夜車臨臨輦司花之史徵聲靡玉之音檀板歌傳奏薰風於絃管金花調譜乖翰苑之球琳別有

汀洲采若湘渚紉蘭芳塵暱腕韶景闌珊茲光風而晴
度帶露月而平看伊名香之易盡何樂事之多盤

藍牡丹賦

若夫雲韶之院寶曆之臺繃囊扆刺繡錯霞堆譜眞花則名稱京洛飾繪事而疑近蓬萊襲零露之淸寒香傳天上麗殿春之遲采花倚雲栽爾其辭殘紅兮魏苑拂輕素兮吳裝暗飄蝶粉細落蜂黃巧持團扇回縈明璫鋪殿繁花非惟芍藥迴文艷錦不羨鴛鴦酣酒晴初索鏡花之曉月臭蘭人倦踏屛影之春陽若乃粉吹雲以素素疊暈影而僊儛拾翠鴻驚恍遇洛濱之曲弄珠燕繞凝游漢廣之淵低垂羅幔半爐爐煙何處飛花趨鶴一聲悄爾此閒有曲霓裳三疊依然竊歎夫紅壁闌珊

玉堦容靚傳羯鼓於花陰待羊車而漏永錦窠則彩鳳雙飛舞袖則青鸞半整猶嫉翠幙護春寒誰道玉盤承露冷豈知度仙童之哀響秦嶺雲橫拂梁后之羅衣蜀絃風靜燒零落之餘香送芳菲之韶景曾不如蹔戲恒沙手揮幻境何花落與花開孰分形而分影於時夜闌深悄月午朦朧爲楚辭於新篁想稱賦於殘桐空惹夢爲難解雕蟲對名花其能幾尋畫意而靡窮羨濃豔之及時傾心曉日守孤香而不落長謝春風

武進莊述祖葆琛

尚書古今文序略

尚書今文伏生所傳蓺文志云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九卷傳四十一篇鄭康成云元始詮次爲八十三篇伏生以其學授張生歐陽生數子各論所聞於章句外特撰大義名之曰傳五行傳伏生本法今存歐陽大小夏侯之學盛於兩漢儒林寖衰下逮晉之永嘉三家尚書並佚先儒舊學略盡矣古文尚書有三一臧於孔壁一傳於杜林一奏於梅賾孔壁古文蓺

文志云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孔安國得其書以考今文多十六篇獻之遭巫蠱事未列學官書藏於祕府盛漢時名儒師傳旣不見中古文惟司馬遷從安國問故而劉向及子歆校中祕書故太史公書載堯舜禹湯武王周公之事微子去殷箕子之鴻範皆古文其十六篇中則有湯征湯誥而大誓三篇同三家經永始中書奏錄以後値漢中微王莽之誅逸書嘉禾侒邪傳會文其姦言五紀論三統歷譜出於向歆父子載古文月采伊訓武成武成今文盡用書世俘篇也或曰亡於建武之際月采即周書月令今逸中興初杜林傳漆書

以授徐巡衛宏於是賈逵作訓馬融作傳康成注焉而古文始行於世與今文同二十九篇惟辭義與析合爲異隋以前鄭孔並列至唐而馬鄭之學絶矣東晉時梅賾獻孔氏古文尚書及傳校今文經多二十五篇闕舜典齊建武中姚方興得之大桁市奏上又校馬鄭多二十八字遂列國學宋元明以來學者多疑之竟莫得其要領五代史志云晉世秘府古文尚書經今無有傳者漢以中書校張霸百兩篇能辨其眞僞永嘉板蕩典籍散亡學官所傳亡可徵信故孔氏古文出歷五代及唐乃盛行訖諸家廢而其書獨傳非人力所能致也存其

大體略校辭者異同以求其長義在好學者深思而自得之謹記

有虞氏宗堯議

禮祭法記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鄭氏說之曰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已下稍用其姓代之蓋亦以宗堯之說於名不順故旣以爲用有德者不必其先世又爲之說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通言爾愚竊謂不然禮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以爲人道親親之本則祖宗之名其不容假借也明矣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

天嚴父配天明堂之祀也如用有德而已安所謂嚴父之孝乎五經皆聖人所手定其不可爲後世法者不載於經經者常也萬世通行之常道也論語曰必也正名乎祖宗之名與天地始何謂夏以下用其姓乎魯語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郊堯非宗堯也韋昭以爲有虞氏出自黃帝之後故禘黃帝而祖顓頊受禪於堯故郊堯又以祭法有宗堯之文謂舜在時宗堯而子孫宗舜則又過矣書大傳曰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唐郊猶以丹朱爲尸鄭氏說之曰舜承堯猶子承父雖已改正易樂猶祭天於唐郊以丹朱爲尸至

十三年天下旣知已受堯位之意矣將自立郊而以丹朱爲王者後欲天昭然知之然後爲之故稱王也神不歆非類晉祀夏郊董伯爲尸則唐郊自當以丹朱爲尸矣禮孫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以丹朱爲尸明非郊堯也至謂舜承堯猶子承父無乃言之不順乎虞夏殷之禮不可考已至周而益詳其尊尊親親之誼則一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王者配天之祀謂之元祀宗廟之禮昭穆序焉不正其名何以出治郊堯宗堯皆傳記所言非折衷於孔子固不可以誣聖亂經矣帝典曰受終于文祖司馬遷曰文祖堯太祖也又曰歸格于

藝祖司馬遷曰祖禰也又曰舜格于文祖孔頴達曰前以攝位告今以即政告也此猶是堯之文祖自此以後舜當自立文祖之廟堯之文祖當遷於丹朱之國也夏書曰祖考來格虞賓在位馬融以爲是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也鄭氏曰虞賓謂二王後丹朱旣云猶子承父則唐不得爲二王丹朱又誰後乎此其說之必不可通者也蓋虞用唐郊不變其禮五廟之制以祀其先故禮中庸記曰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此之謂也明有虞氏之不宗堯也

名號以功德別優劣議

白虎通義云帝王者何號也號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號令臣下者也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又云皇者何謂也亦號也皇君也美也大也天地之總美大之稱也時質故總稱之以爲皇帝王之號時有質文德有優劣孔穎達尚書正義亦以唐虞稱帝夏殷周稱王謂名號與功德爲優劣護考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三皇五帝之名號蓋昉於此鄭氏注及賈公彥疏皆不言三皇五帝爲何代古文尚書孔安國序曰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

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孔穎達引周官外史證之則以伏犧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爲五帝矣應劭風俗通義載春秋運斗樞說伏義女媧神農是爲三皇禮號謚記說伏義祝融神農含文嘉說虙戲燧人神農尚書大傳說遂人爲遂皇伏義爲戲皇神農爲農皇劭從大傳說白虎通義云三皇者伏義神農燧人也或曰伏義神農祝融也皆圖緯之說也大戴禮五帝德帝繫以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爲五帝太史遷五帝本紀從之鄭氏註中侯云五帝座帝鴻金天高陽高辛唐虞氏以六人爲五帝梁武通史以五帝自黃帝至堯而

止知帝不可以過五謂舜非三王亦非五帝與三王爲
四代而已其說益滑孔穎達書正義辨之詳矣是三皇
五帝究莫定爲何代何君也竊謂孔子贊易序書獨言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聖人所不言闕疑可也惟名號之
與功德優劣則自有辨謹案公羊春秋董仲舒說云德
侔天地者稱帝天祐而子之號稱天子有一謂之三代
故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絀滅則爲五帝
下至附庸絀爲九皇下極其爲民雖絕地廟號祝牲猶
列於郊號宗於代宗此六經之通義也鄭衆周禮解詁
云四類三王今注疏本譌爲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咸祀之肴

鄭于禮論云郊者祈百王於上天而祭祀之也所謂列於郊號也管子云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謂無懷氏虙羲神農炎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禹湯周成王太史公亦云所謂宗於岱宗也然則由王而帝而皇而民親疏之稱遠近之辭尊卑之號也此百王之所同也其有功德者三代以來則有禘郊祖宗之禮子孫雖至絀絕猶列於郊號宗於岱宗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所以百世祀也聖人之所以異也董生書又云王者之法必正號絀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

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瑞通三統也三代之制以是推之太史公聞春秋於董生故夏殷紀表皆稱帝而周獨稱王褚少孫等不得其說遂於殷本紀羼入周後世貶帝號號為王以為之解由不明春秋之義也春秋傳云周禮末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尚書大傳云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大唐郊注云帝謂舜也是帝在當時稱王也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孔穎達云伏犧是皇言王天下者以皇與帝王振跡為優劣通亦為皇是皇亦稱王也禮運記云昔者先王注云此上古之時也是六十四民皆

稱王矣從後錄之或謂之帝或謂之皇非當時記事者所稱名號然也春秋傳云在帝夷羿山海經云帝丹朱非以爲優劣之別明矣孔子序書據周太史所錄唐虞稱帝夏殷周稱王其帝典及大禹皋陶謨益稷上紀唐虞之際首以曰若稽古者所以別之於三代也故皆謂之夏書聖人述而不作六經之所論定即周魯列國所紀載而託諸微言以示後世云爾帝王之號古今之稱無優劣之別也彼以名號別優劣者圖緯之說家人之言非六經之通義也

殷庚不序陽甲之廟議

晉賀循議兄弟不相爲後以爲殷之殷庚不序陽甲之廟而上繼先君以弟不繼兄故也旣非所繼則廟應別立又曰殷人六廟比有兄弟四人襲爲君者便當上毀四廟乎如此四代之親盡無復祖禰之神也夫以昭穆位同四親廟不應迭毀禮固有以義起者至謂殷庚不序陽甲而上繼先君則害禮傷義之大者也彼別立之廟者皆遣臣下祭之而天子不親其禮故晉太興詔曰吾雖上繼世祖然於懷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觴酌而令有司行事於情禮不安可依禮更處夫

情之有所不安卽禮之有所不行者也時太常桓議以爲廟當以容主爲限無拘常數宜還復豫章潁川全七廟之禮溫嶠議以爲凡言兄弟不相入廟既非禮文且光武奮劒振起不策名於孝平務神其事以應九世之讖又古不共廟故別立焉今以策名而言殊於光武之事躬奉烝嘗於繼既正於情又安太常恆欲還二府君以全七世嶠謂是宜斯亦禮之近人情者也惟以策名而議則臣子一例深有合乎經義矣唐開元初姜皎陳貞節蘇獻亦執循議改建中宗廟於太廟之西一孫平子爭之卒貶謫以死當時亦以般庚光武爲口實也夫

繼世而立之不同於光武之再受命不待辨而自明然光武之時議者固以元成哀平四帝代舂陵以下四親之廟矣特以宗廟處所未定祠成帝以下於長安故高廟未嘗別立廟也若般庚於陽甲臣也於其先君庶也禮大傳曰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是般庚固不得以其弟戚陽甲矣於其生也以臣事之於其終也以弟祭之禮乎禮庶子不祭郊特牲記曰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般庚不繼陽甲且不敢祖其先君矣若之何舍所後而繼先君以禰廟哉鄭氏古文尚書注曰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

川嘗圯焉至陽甲立般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般
庚爲陽甲之臣卽謀遷殷是遷殷陽甲之志也故經曰
丕從厥志又曰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
遷先王謂陽甲臣子一也般庚歸善於君親則祀陽甲
以禰廟明矣或又謂般庚繼祖乙者特以篇次祖乙言
之耳殷本紀祖乙生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生般庚故
鄭氏注曰般庚湯十世孫祖乙曾孫又安得舍祖禰而
上繼祖乙也凡言禮者必推本於仁之至義之盡然後
揆之人情而安施之天下而準仁有其殺義有其等禮
大傳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

之至于禰夫祖有功宗有德百世不遷者尊祖之義也
高曾祖禰五世始遷者親親之仁也親未盡而虧毀是
無親也繼祖之體而使不序於昭穆之世是無祖也天
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大夫士受命於君無祖
則無命也以天臨之以祖臨之而親親之恩固有不容
不殺者矣且兄弟相代非受之於父也不繼所後而繼
先君是無所受也無所受者篡也有爲此說者蔑所後
之君而陷其君於大惡皆得辠於聖人之經者也

高宗肜日以謚名篇議

高宗肜日金履祥以爲祖庚繹於高宗之廟以書序爲誤據史記謂作於祖庚之時惜其言之勿深考也百篇之序商書四十篇自帝告至於微子惟成湯稱謚武丁稱謚稱宗宗也者宗其德也以德而言太甲太戊皆宜以宗名篇矣曷爲武丁獨書高宗高宗肜日者百世宗廟之禮之大法也天子之所以事天也子之所以事父臣之所以事君也世世嗣所以相繼佋穆所以相序也史記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爭相代立比九世亂中丁至陽甲九世而殷庚復興陽甲至小乙

四世皆兄弟相繼武丁者小乙之子也以四親廟論之則祖乙爲高祖而以世及之次論之則祖乙以來九世矣將遊毀乎孫不祭其祖可乎將不毀乎與契廟湯廟將爲十一廟乎沃甲南庚非四親廟太甲太戊宗廟也孰毀乎孰不毀乎序曰高宗祭成湯契爲始祖湯爲烈祖殷祭乎抑時祭乎肜爲祭之明日乎抑與祭同日乎釋天曰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言肜日則爲祭之明日矣殷祭始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不言祭契非殷祭也祭成湯者袷祭也時祭也祭成湯之明日繹賓尸故曰肜日成湯爲始受命之王祭始祖而後祭成湯祭成

湯而後祭四親廟祭成湯之明日四親廟猶未祭也時
則有飛雉升鼎耳而雊鼎者宗廟之器也鼎耳所以貫
鉉鼎非鉉不行故易曰鼎耳革其行塞雉羽蟲也羽蟲
火之屬也火爲禮雉雊爲麑示宗廟之禮有不行者以
恐懼之變見祭成湯之明日則四親廟之禮有失也故
曰惟先假王正厥事事謂宗廟之事也殷中丁以後諸
君降年不永子弟子爭立其宗廟之禮固莫有修之者
矣惟般庚以禰廟事陽甲故其書曰殷降大虐先王不
懷先王謂陽甲也又曰古我先王古我前后謂祖丁以
上也又曰古先神后謂成湯也自小辛小乙皆兄弟相

及至武丁而以子繼父此宗廟之禮亟宜修正之時也禮喪服四制曰書曰高宗諒闇三季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高宗諒闇喪禮之大法也高宗肜日祭禮之大法也彼謂祖庚祭高宗之廟者高宗諒闇又將何說乎三季之喪以兄弟相及而廢即繼世者亦廢矣四親之廟以兄弟相及而祀無常即繼世者亦無常祀矣其無常祀奈何記曰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筵殷祭敘

佋穆而四時之祭無常祭者則筮之故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言祭祀之無恆也祭祀無恆而卜筮之用所謂龜筮不能知者也白虎通義云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言爵無及者兄弟相後謂之及王者天之子也繼先君之統爲天之子雖及亦繼也惡次德升兄弟相後佋穆皆以次升民者國君無主後者之稱始建國謂之民國絕謂之民明無爵也立讀爲涖涖而正事卜從而後祭也無廟故無常祭純讀爲均均同也繼先君之統而使同於無主後之民

不敬莫大焉雖曰非篡其誰信之祖已訓諸王以正其典祀所及之君親未盡者其祭之禮與親廟同祀事有恒則不煩不煩則治治則習習則敬無恒則煩煩則黷亂則難難則不敬原其禮之所以失者厚於親廟故簡於所及之廟也厚於親廟而簡於所及之廟知自仁率親不知自義率祖也以爵言之則皆天之允也以義言之則皆祖之繼也夫義之常必推本於天監在下之始而究其極於降年之永不永明開創之君受命為天之子繼體之君亦莫不受命為天之子也不幸而其命中絕然六極之末下亦莫不有災異以譴告之或德之不

順或皋之不聽知天之付命可畏如此之甚也孰敢不
正厥德以是爲宗廟百世不易之常法故高之宗之謂
之高宗而載之書中商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本其
爲天所命自契也又曰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
子言武丁受命不解怠敬爲人子孫也又曰殷受命咸
宜百祿是荷言其正殷之典祀自成湯至於小乙受命
之君無不宜之也此武丁所以爲高宗也史記殷本紀
云祖已嘉武丁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
彤日及訓諸百篇之書多出於後錄書者加之或聖人
所定不獨高宗彤日爲然故成王東伐淮夷作成王政

而以諡名篇其見於書中者酒誥曰成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亦稱諡董生春秋王栢曰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妄彼謂祖庚祭武丁作高宗肜日者然邪否邪難者曰謂祖庚繹祭高宗之廟者固妄已武丁脩復四廟於經何以明之曰此所聞於傳記者也問非妄也尚書大傳曰武丁側身脩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禮重譯來朝者六國傳以爲桑穀俱生于朝祖己曰桑穀理艸也野艸生于朝亡乎武丁側身脩行是興滅繼絕云云按桑穀共生于朝在書大戊序傳誤之政以脩復四廟而推之固可知已商頌殷武箋云高宗之前王有廢政教不脩寢廟者高宗復成湯之道故

新路寢焉疏言不脩者盡小辛小乙是武丁以前四廟不脩之明徵也孔子刪詩魯之閟宮言新廟奕奕則逆祀者可以爲戒商之殷武言寢成孔安則復古者可以爲法詩書之大義昭昭如此議禮者又何疑焉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成湯 外丙 太甲 沃丁

中壬 太庚 小甲

雍己

太戊 中丁

外壬

河亶甲 祖乙 祖辛 祖丁 陽甲

盤庚

小辛

小乙 武丁

沃甲 南庚

歲載祀年異名考

爾雅云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巡注云各自紀事唐虞三代示不相襲也唐虞三代之事莫備於書以其紀事者驗之知不然矣其言載者帝典曰九載績用弗成又曰五載一巡守禹貢曰作十有三載乃同言歲者帝典曰歲二月東巡守洛誥曰王在新邑烝祭歲言祀者洪範曰惟十有三祀多方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言年者金縢曰既克商二年又曰周公居東二年洛誥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呂刑曰王享國百年皆紀事之文也夫洪範之言祀用商正

也故春秋傳謂之商書多方以告殷侯尹民故亦稱祀
義猶有可通者虞夏傳云維元祀巡守鄭氏注云祀年
也元年謂月正元日舜假于文祖之年建卯之月也是
虞亦稱祀商書云降年有永有不永是商亦稱年陸德
明音義云禹貢十有三載馬鄭本載作年是夏亦稱年
也由此言之年祀載固唐虞三代之通稱矣至歲以紀
事與載祀年並用所以正時明民也唐虞三代以來未
之有改也謹案周官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鄭氏注云中
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又案公羊
春秋傳云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何

休解詁云年者十二月之總號春秋書十二月稱年是
也歲者總號其成功之稱尚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
也此年與歲之別也又案白虎通義云所以名爲歲何
歲者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周天萬物畢成故爲一歲
也尚書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又云或言歲或言載或言年何言歲者以紀氣物帝王
共之據日爲歲年者仍也年以紀事春秋曰元年正月
十有二月朔有朔有晦知據月斷爲年載之言成也載
成萬物終始言之也二帝爲載三王言年由此言之歲
以日紀年以月紀祀亦如之帝典既云五載一巡

守文云歲二月者明歲與載兼用也言歲不言晦朔夫夏時初歲祭謂啓蟄也次正月之後明非據月爲斷也月以序朔數歲以序中數示民不惑也豳風一之日日至也傳云一之日周正月也曰卒歲曰改歲是周正之歲矣孔疏云改歲建子之月卒歲謂度寒至春二者意小異也一篇之中自相乖阻矣以九月授衣推之卒歲當爲夏之十月以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推之改歲當爲夏之十一月鄭氏周官小宰正歲注云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大司徒正月之吉注云正月之吉周正月朔日也凌人歲十有二月鄭氏從杜子春讀爲正歲注云正謂夏正鄭意

言正歲乃夏之十二月也賈疏云若歲字向下即是周之十二月郊特牲記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鄭氏注云歲十二月周之正數謂建亥之月也孟子云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趙岐注云周十一月夏九月周十二月夏十月此周正言歲之徵也大雅云以興嗣歲商頌云歲事來辟少牢饋食禮云用薦歲事國語有歲貢歲飲歲祀明堂月令言來年又言來歲明商周以下通言歲矣安得言唐虞三代不相襲乎竊謂傳爾雅者失之也爾雅題上事日歲名指在丑曰赤奮若以上自載歲也以下皆後人應入當以漢建初論五經及何鄭春秋

周禮注爲正

洪範九五福解

謹案皇極之章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自天子以至於庶民各視所受福者備也所受無不備斯謂之福其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德福之基也基弗大者墉弗崇又曰既富方穀王者祿以馭富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晐數備焉然必申言之曰女不能使有好于而家又曰于其無好非德則爲辜爲咎以爲大戒稽疑之章曰身其康彊子孫其逢一人之康寧也庶徵之章曰庶民用章家用平康天下之康寧也斂福錫福端在於此其先言壽而後言考終命者何也惟天生民其

降年謂之命而懿德之好本於其性即所受於天之命也能終之者必在享國克壽之君故無佚陳殷三宗及大王王季文王皆言其歷年之久高朗令終顯榮昭明既醉所以備五福也然則惟大德得其壽者斯能終所受之命曰壽曰德而必曰考終命何言之重詞之復與考之爲言成也一人有一人之命天下有天下之命而一代又有一代之命周自后稷始基奕世載德天之所以命之者獨厚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故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而猶過焉文武周公三聖相繼然後終有成命洛誥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此周之

考終命也有一不備不可謂福

禘說

嗚呼禘之說之不可知也久矣夫子屢歎之而況三代以下乎魯以祫爲禘秦以禘爲郊漢承秦弊經典道喪禘禮之廢有由然也禘之見於經者周頌雝序曰禘大祖也商頌長發序曰大禘也一代之興必本於其祖德與天合故天降命佑其子孫世有明哲積仁累功然後受命爲天下君三代之先出自五帝受命而王必以帝系明其世以此見積厚者流澤光積薄者流澤狹也至郊以配天者必其祖必稱先王所以明三統有一謂之三代既改王而帝則非其統矣雖在二王不改其郊可

也已改而復郊末之前闕也故虞祖顓頊不郊顓頊而用唐郊夏亦祖顓頊不以顓頊配而郊鯀即虞夏之不郊顓頊而周之圜丘不以嚳配從可知矣即禘黃帝禘嚳之非圜丘則禘其祖之所自出非郊亦可知矣然漢儒必曲爲之說者有不得已焉者也何也漢宗廟之禮有祫無禘故不敢極言禘之爲大祭也傳記言禘祭者惟喪服傳小記大傳禮運中庸魯語爲七十子後學者所記其餘率以禘爲夏祭之名故欲考禘之禮莫能得其詳焉今以意測之禘之日先事配主於明堂之太室有祼故論語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蓋禘

祭之祼與祫祭同諸侯之禮也自迎牲以後則僭天子之禘明堂位所謂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是也是室事可覩而堂事不欲觀矣祼必於室故郊不祼祼者宗廟之禮也非所以事天也故明堂祀上帝祀祖所自出皆奏樂以降神而不祼是以事天者事祖故謂之禘也既祼於太室然後奏樂降神迎尸而事於堂於是薦全烝是謂肆祀祀然後獻是謂朝事獻然後薦孰薦豕稷是謂饋食祫之所以小於禘者為無肆也而鄭氏顧謂祫言肆獻祼禘言饋食互相備者豈非以漢制為周禮乎論語曰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

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夫子所不知者魯之禘也春秋之時王室禘禮僅存及王子朝以周之典籍奔楚而楚有周禮故觀射父猶能言郊禘其他國之所謂禘者皆魯禘也誰則知之又曰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是卽禘之說也言助祭者惟明堂之事不獨非大夫之事非諸侯之事并非天子七廟之事也有穆穆之天子有雝雝肅肅之諸侯非聖人受命而王者奚取焉非傳所謂禮不王不禘之說乎而謂祫於太廟禘各於其廟者非以魯禮爲周禮乎明乎此而雖非禘於文王之廟又可知矣傳記皆言禘

嘗嘗即祫也故魯頌曰秋而載嘗謂祫也夏而楅衡白
牡騂剛謂禘也秋而祫禮也夏而禘僭也魯亦不自知
其以祫而用禘禮雖僭其禮而實非禘也遂以魯之祫
為周之禘譏禮者之失也此以不知為知也秦以莫明
其祖所自出而以禘為郊漢不能改其後諸儒又借魯
禮以依違其間而禘禮遂不可復攷也唯鄭仲師知禘
為追享既曰追享則禘其祖所自出明矣而禘之非圜
丘非郊亦明矣鄭大夫不爲讖其子不失家法豈非卓
爾有所立者乎推追享之義作禘說

河圖洛書考說

圖書之說始於讖緯鄭康成注易河出圖洛出書引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皆春秋說題辭文也易乾鑿度亦言河圖洛書之見為帝德之應隋書經籍志有河圖二十卷開見于羣書所引大率言地理又受命之符而已漢書五行志載劉歆以為虙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又以為河圖雒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以八卦為河圖以洪範為洛書蓋始于此

矣宋劉牧作易數鉤隱圖九數爲河圖十數爲洛書蔡
元定以其易置圖書並無明驗始定十爲河圖九爲洛
書由是言理學者多從之以數言圖書者自宋儒始也
河圖之數本之於易易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
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
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又曰天一地二天三地
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虞翻注云天數五謂
一三五七九地數五謂二四六八十也五位謂五行之
位甲乾乙坤相得合木謂天地定位丙艮丁兌相得合
火山澤通氣也戊坎巳離相得合土水火相逮也庚震

癸辛相得合金雷風相薄也天壬地癸相得合水言陰陽相薄而戰故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或以一六合水二七合火三八合木四九合金五十合土也一三五七九故二十五也二四六八十故三十也天二十五地三十故五十有五天地數見於此故大衍之數略其奇五而言五十也（案畧其奇五不如啟蒙以五乘十以十乘五皆爲五十之說爲允）虞注又云天一水甲地二火乙天三木丙地四金丁天五土戊地六水己天七火庚地八木辛天九金壬地十土癸此則大衍之數五十有五（句疑有訛有或以聲之訛）蓍龜所從生聖人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按虞仲翔所謂甲乾乙坤

丙艮丁兌戊坎己離庚震辛巽天壬地癸者納甲之五位也一六水二七火三八木四九金五十土者天地生數成數之五位也鄭康成注云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無偶陰無妃未得相成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并亦生數成數之五位也漢時言易者大底不出此二說而虞氏以五爲蓍龜所從生其義可推也一二三四易之形也八六七九易之气也數卦象爻備矣而其所以幽贊神

明而生蓍者五也五與十相乘而得大衍之數非天地
之數略其奇五也天地之數五位相合大衍之數蓍所
從生言易數者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是而已而必
以是為河圖之數則宋以後之說也至洛書之數雖不
見於易其傳記之可攷者大戴禮盛德明堂記曰二九
四七五三六一八盧辯注云記用九室謂法龜文故取
此數以明其制也朱子易學啟蒙既引以證九數之為
洛書矣易乾鑿度云陽動而進變七之九陰動而退變
八之六故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十五
注云太一者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曰太一常行于八

卦曰辰之間曰天一或曰太一出入所遊息於紫宮之內外其星因以為名焉故星經曰天一太一主氣之神太一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于中央中央者北辰神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四正四維以八卦神所居故亦名之曰宮也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于子陰起于午是以太一下行九宮從坎宮始而坤宮而震宮而巽宮所行者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乾宮而兌宮而艮宮而離宮行則周矣上遊息于天一之星而反於紫宮行從坎宮始終於離宮數自太一所行之次為名耳按四正四維皆十五者即明堂所謂二九四者十五也七五三亦

十五也六一八亦十五也此衡數也從數則二七六九五一四三八皆十五也斜交之數則二五八四五六亦皆十五也以七八九六之數布于坎北離南震東兌西乾西北巽東南坤西南艮東北之方位然必以五居中而九宮之數始備亦猶天地之數八卦成列一二三四八六七九象在其中而五十相乘乃得大衍之數故九宮之數與大衍之數其義一也劉子駿特以洪範五行之災異推之易災異故有經緯表裏之說未必即以易之九宮爲洪範九數而蔡季通据以駁劉長民之河圖而九數之爲洛書遂定然洪範即有圖洪範之圖即可

通於易而九宮之四正四維八卦之方位也從衡斜互之數七八九六之數也必曰此洛書之洪範非河圖之八卦也孰從而信之以今之爲程朱之學者必言圖書爲鄭虞之學者必斥圖書故攷其源流以徵其篇云

問者曰九數之爲八卦既有明驗矣十數之爲洪範亦可通乎曰何不可通之有九數以七八九六之數布於八卦之方位不可謂之八卦乎十數一六水二七火三八木四九金五十土即洪範五行之次也以洪範之五行爲五位不可謂之洪範乎易學啟蒙云洛書固可以爲易河圖亦可以爲範朱子已言之矣

然必謂之皆易數者非好爲立異也虞仲翔納甲之五位乃天地五行自然之數也甲乙出於乾坤十數出於甲乙乾甲爲天一坤乙爲地二甲乙合木與一六合水二七合火義固殊矣戊已爲二用壬癸爲乾坤戊已合土壬癸合水與四九合金五十合土義又殊矣故虞氏注五位用前說不用後說而天一地二注乃合之合之惑也是李鼎祚易傳之失也非虞氏義也然則十數之爲八卦固無疑矣又何必爲兩可之說乎

問者曰天五戊地六已天九壬地十癸魏伯陽曰天

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天地者乾坤之象也設位
者列陰陽配合之位也易謂坎離坎離者乾坤二用
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大衍之數用戊而遺己舍
壬而合癸何也曰已六壬九數之變也戊五癸十數
之合也八卦相錯以水火要其終坎離旣濟未濟是
也大衍之數以天地之數五戊十癸相棄若略其奇
五而言五十何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乎戊坎已離天
壬地癸非特戊已爲乾坤之用而壬癸亦乾坤之用
矣乾爲變坤爲化故九六以成變化乾爲神坤爲鬼
故五十以行鬼神於文已以紀乙壬以妊甲者戊也

龜癸也故虞氏以五爲蓍龜所從生是略其奇五當爲取其奇五之誤也五十相棄衍奇五爲五十故曰大衍言乾坤之用數極于此固無取乎五十合王一六合水四九合金明矣以生數成數之五位合於納甲之五位非虞氏之義也傳之者失之也

古術無二十四气辨

萬充宗斯大論古術無二十四气漢太初始立節气之名其說曰二十四气在夏正則安於周正則戾周正建子改月改時其启閉并移實當大雪驚蟄芒種白露無以處此四節又云漢始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二統以穀雨爲三月節清明爲三月中推移先後止半月之閒周正則启閉并移隨值分至分至不可移使置此四節於一月之後不唯與時不合且使自餘諸气中節混淆又云陰陽消長而有寒暑天地變化而成歲功其閒日月星辰之運行飛潛動植之生滅聖人爲之

明示其候候之所至即氣之所至不必多爲之目也黄太沖宗羲又從而爲之說曰二至二分四立之外十有六氣周無殊於七十二候左氏曰凡分至启閉必書雲物使十六者與分至启閉同則必書十六者之雲物矣左氏不應遺之又云古之启閉以朔日爲斷引國語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及先時注云先立春日也以爲初吉朔日也自今至於初吉自先時至於立春也則初吉爲立春以上文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言之寅月之朔日皆謂之立春非別有立春之日舉春而夏秋冬一例也其大指謂古術但以候紀時分至

啓閉之外別無中節諸气萬充宗則并謂但有分至而無啓閉攷之於古知不然也數法之書淮南王安天文篇劉歆三統譜猶爲近古皆有二十四气之名然猶可言此漢術也其在經傳諸子者啓蟄見於夏時日冬至見於夏小正始雨水日夜分小暑至（中夏今爲季夏節）日長至白露降（孟秋今爲中秋節）霜始降日短至則見於月令啓蟄始殺閉蟄日中日南至分至啓閉皆見春秋左氏傳處暑大寒降則見國語冬日至夏日至啓蟄之日見周官經及考工記日至之時見孟子霜降見荀子然猶可言此散見諸書或爲气或爲候未可知也管子幼官有三十

節略同二十四气每節十二日春秋各八冬夏各七凡三百六十日其大數也春有小卯始卯中卯下卯秋有小丣始丣中丣下丣卽說文云卯爲春門萬物以出丣爲秋門萬物以入者是也今本丣亦作卯誤夏有大暑至中暑小暑終冬有始寒中寒寒至大寒之陰大寒終暑者先大而後小寒自始以及終陰陽之義也清明在中春末白露下及中秋本同漢初所用術與月令異然所記皆气非候則二十四气之名卽不必盡合於古其所由來舊矣又幼官夏有小郢中郢冬有小榆中榆皆二十四气所無今繹其義郢與盈聲相近說文糸部縕或从呈作

經史記晉世家欒盈作欒逞亦聲相近盈者滿也小郢即小滿也小榆即小雪榆者空也說文舟部俞空中木爲舟也穴部窬空中也高誘注淮南氾論篇窬木方版以爲舟航云窬空也皆榆有空訓之證孟夏萬物滿孟冬萬物空故四月節曰郢十月節曰榆也則此三十節二十四气者非明於陰陽之消息不能擬議而名之也安得謂古術但有候而無中節乎且气與候之名之義固自有說矣夏小正匽之興五日翕傳曰五日也者十五日也五日謂之候十五日謂之气五日一候是謂一微三候而成一气是爲一箸三气而成一節是爲一體一

歲八節八風生焉八卦之所象也故分至啓閉八節也十有二中十有二節二十四气也一气十五日而得五日者三七十二候也天气之至微而未箸占之以艸木鳥獸之生成變化謂之歲虞三朝記誥志篇云歲虞汁月是也歲虞者以庶虞候歲也庶虞亦見三朝記艸木鳥獸虞人掌之故益作併虞說文併古文訓以若上下艸木鳥獸孔子正夏時㳟於虞人入粱隕麋角此庶虞紀歲歲虞汁月之明徵也夏小正十有一月隕麋角傳曰陽气至始動十有二月虞人入粱傳曰蓋陽气且睹也即易緯乾鑿度所謂天气三微而成一箸三箸而成一體之義也气者天气也候者

物候也伺望之謂候占驗之謂候以物候气有气而後有其候之者北而伺之有是理乎夫三代改正所改者月也非歲也分至启閉斷無推移先後之理知分至之不可移而不知启閉之不可移是知有四正而不知有四維也周正月可謂之春者以陽气至也而正月甲子朔旦冬至冬至之名自古及今未之或改顧疑大雩之當改立春乎并以疑周官大司樂之冬日至夏日至不當言冬夏其亦過矣且气不必二十四則是候亦不必七十二也特以七十二候見於周官時訓而不知時訓之亦後人僞託也時訓傅會秦月令以辨二十四气之

應不知月令雜气候記之而時訓則自二至二分四立之外悉以爲候非古術本如是也不能正時訓之誤反以疑二十四气之名豈非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乎又謂漢太初始立二十四气之名亦考之不詳也太初改建在武帝元封七年淮南天文篇云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丙子淮南王安之元年文帝之十六年也至武帝元狩元年國除未改新正也而安所著書已有二十四气之名是二十四气之名非始於太初明矣淮南天文篇雨水先驚蟄清明先穀雨與四分術異唯太初三統驚蟄先雨水穀雨先清明鄭康成注

月令云漢始以驚蟄爲正月中者據時用四分而言漢始非謂太初以前也太初三統司馬遷等議之於前劉向父子論之於後其所推究寀合經義故近世言古術者皆祖之卽以二十四气之名而論其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合於夏時秦月令固不待言矣穀雨爲三月節者尸子云神農氏治天下欲雨則雨五日爲行雨旬爲穀雨旬五日爲時雨穀謂百穀也百穀以稷爲首稷豈子蔡邕云日至六十日而陽凍澤七十日而陰凍澤陰凍澤而埶稷百日必埶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丙爾也日至後七十日立春之三十五日也又三十

日則入二月春分中矣尚書考靈耀云主春者鳥星昏中可以種稷首種既入望雨爲急故以穀雨名節也清明爲三月中者淸明即八風之淸明風也白虎通義云風之言萌也養物成功所以象八卦陽立於五極於九五九四十五而日本作變變以爲風陰合陽以生風也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言距冬至四十五日者冬至主廣莫風立春主條風八風相距各四十五日四正之風得有一中二節四維之風得有一節一中是淸明風適得淸明立夏小滿故以淸明名三月中也乃謂推移先後止半月之閒殆失之矣至以寅月之朔日爲立春九

不可解韋昭注云初吉二月朔日也既所不從而獨節取其先將先立春日也一語以爲左證可乎不考信於古而好鑿空以立異其失往往如此故備列之且借鑑於目驗云爾

意爲心之存發辨

朱子大學章句曰意者心之所發也蕺山劉氏以意爲心之所存黃棃洲荅董吳仲論學書力申師說辨論紛然其詞雖駁王而意寔主攻朱也蓋劉氏謂朱子以愼獨專屬動念邊事未盡中庸之旨故其論中和曰無極而太極獨之體也動而生陽卽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靜而生陰卽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纔動於中卽發於外發於外則無事矣是謂動極復靜纔發於外卽止於中止於中則有本矣是謂靜極復動若謂有時而動因感乃生有時而靜與感俱滅則性有時而生滅矣蓋時位

不能無動靜而性體不與時位爲推遷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何時位動靜之有朱子以未發爲靜發爲動劉氏以未發爲動發爲靜依濂溪爲說又未合濂溪所謂主靜者故又歸於性無動靜不過欲與朱子立異而已此卽存發之說所由異也諸家辯論投閒抵隙莫得厥衷循其末流辨不勝辨試從其朔證之案說文意志也从心察言而知意也从音詩序曰在心爲志荀子解蔽曰志也者臧也是意爲心之所存理亦然也然詩序對發言爲詩而言故心志爲存詩言爲發荀子則謂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

然而有所謂虛彼固以志之所臧證心之所臧非謂志
爲心之所臧也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志卽意也
大學始于誠意而先之以格致夫子之志於學好古敏
求始於此矣論語言志不言意故絕四言無意知不以
意爲志也管子心術曰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
而天下治實不傷不亂於天下而天下治專於意一於
心耳目端知遠之證內業曰天主正地主平人主安靜
能正能靜然後能定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枝堅固可
以爲精舍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
知知乃止矣凡心之形過知失生又云心以臧心心之

中又有心焉彼心之心意以先言意然後形形然後言言然後使使然後治又曰凡心之形自充自盈自生自成其所以失之必以憂樂喜怒欲利能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彼心之情利安以寧勿煩勿亂和乃自成心術又曰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樂哀怒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管子雖道家言或出于漢初為黃老之學者然其於心意知物比比秩秩固可與大學相發明也大學之言物也以本末言管子之言物也以名實言不以末先本不以名傷實雖有王霸之殊而其學之

必始于格物則一也意以先言與說文所云察言而知
意脗合意然後形卽大學誠中形外之旨也形然後使
使然後治則齊治平之必本於誠意與意言形言使以
上承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則意爲心之所發矣其
言必去喜怒憂樂欲利心乃反齊欲利可去也喜怒憂
樂不可去也此道家之言也又言心之情不煩不亂和
乃自成而喜怒憂樂節以禮樂外敬內靜以反其性雖
儒家言無以過之其於已發未發存養省察皆歸一致
視劉氏所謂存發總是一機中和渾是一性者未免言
之過易矣而陰陽動靜傅會太極圖說者似爲贅設也

董生書循天之道云養生之大者乃在愛气气從神而成神從意而出心之所之謂意意勞者神擾神擾者气少气少者難久矣故君子閑欲止惡以平意平意以靜神靜神以養气气多而治則養身之大者得矣心之所之謂意與說文意志也訪合意在神與气之先而爲心之所之之爲存爲發理實相兼之往也旣謂心之所之其不得專以存言明甚黃棃洲又疑意則已發知則未發爲錯雜窩謂此無可疑者蓋知爲心之本體心存而知郎具朱子大學或問所謂鑑空衡平心之眞體本然者是也故正心章約略提撕有存養之功無助長之害及

心有所之而爲意岐途百出乃天理人欲出入生死之關也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皆意也故曰有所有所者有所之也身之所之而心亦之焉斯不得其正矣是意也非心也身爲政也故曰身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亦皆意也故曰之其所之其所者心之所之也心之所之不慎卽辟之於家而辟焉之於國而辟焉之於天下而辟焉皆不慎之故也故曰辟辟者不得其正之謂也心之所發非心之所存也誠意章約之以好惡持之以慎獨皆所以誠其意而存其心也知固心也意亦心也心之外無意心之外無知也以心之所存爲意則言心而

足矣又何必言之重詞之複而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邪問者曰知爲心體心存而知即具則言心而足矣又何必曰致其知邪意則已發知則未發終無以務其疑也曰知爲心體獨是意關即心照心指覩非獨知由學致即獨證誠意以覺融心存常正此知之所以爲未發而意之所以爲已發也又何疑乎自陽明王氏倡致良知之說由心體直認至善而誠意致知格物皆歸并一心謂之心學其流弊往往涉於空虛蕺山劉氏矯之雖推陽明以推陷廓清之功而以稽古考文用垂典則自任故其門人多尚實學蕺山之學正所以善續姚江

之學者也其於章句不能無小異同致牘口說故爲之
辨亦徹籓之遺意也

讀湯誥 史記殷本紀

湯誥者湯克夏歸至亳述先王言以誥諸侯也古文尚書有湯誥而太史公書述書序湯旣絀夏命還亳作湯誥以令諸侯其辭不同或以爲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及見百篇尚書然其書所錄二十八篇而外如今文大誓及周書克殷度邑皆非古文湯征又不具首尾惟湯誥可觀其以故訓易經文時剸節以便文義失其句度定以爲百篇之舊僭矣論語篇終所記略同古文尚書先儒以爲伐桀告天之文及讀墨翟呂不韋書則以爲克夏正天下天大旱以身禱於桑林其文有今天大旱

即當朕躬履未知得罪於上下又有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觀論語多數十字又學者所當闕疑也篇中言三后成功於民及蚩尤作亂亦與呂刑文相似要其大旨以爲自天子至於諸侯及其大夫必有功於民然後有立否則罪及其身其言駿厲嚴肅可以爲法戒焉

讀商誓

商誓者武王勝殷誅紂立武庚戒殷之庶邦庶士庶民也周頌曰勝殷遏劉耆定爾功大武之詩也武王以止殺爲功盟津之會牧野之師誅一夫而已商之百姓無罪焉紂既死不追罪也而立之後復其舊官人庶民各安攸處侯甸男衛無改舊封故多士曰我不爾動自乃邑使能治其禮教政刑改紂之惡比介于有周而須暇之以歲月雖狂克念安在不可承天保長子孫紂於是不有後乎天雖喪殷四國不靜周公東征亦止討其君而已其民人則禮以匡之德以化之信以固之反復告

戒猶武志也遏劉之功卒致之刑措孟子所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聖人弗爲此可以知成湯文武周公之事矣問者曰武王周公聖人也殷之終畔武王豈不知而封之黜殷之事必俟周公何也曰此聖人之於天道也非後世羣策羣力之所能與也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明德也自天命之克殷之日悉誅同惡廢其國絕其後非大聲以色乎王者之事在於化民而不急於變革夏桀之惡不若紂之稔其民之轉而之善也易故湯之功及身而成然其詩曰昭假遲遲又曰不競不絿未嘗急爲之也殷民

習惡已久其化之也難故文王武王周公以三聖人爲之而始有成文王之事紂武王之立武庚周公之黜殷命事非貳適也殷之終畔武王豈不知之故康誥曰殷其有割命而篇中告太史曰其斯一誥言至于十誥言周之告殷民也自商誓始其後教告之戰要囚之以迄多方多士之降命申命豈止至于再至于三而已乎故紂殷之事武王之事也非貳適也讀商誓而見聖人之於天道也

讀度邑

度邑者武王圖定天室規伊洛詔周公代其事也詩大雅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傳曰仕事也武王之纘伐觀厥成矣而猶有所謂不事者何哉蓋文王受命伐崇諸侯歸之作豐以四休於岐故曰作豐伊匹武王作鎬行辟廱之禮四方莫不中心說而誠服故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及克殷未受命雖會朝清明肆然若天下已定而紂之遺毒餘烈非漸磨以歲月未易使世變風移也欲驟亚之比屋可誅豈聖人之心哉故曰悉求共惡貶從殷王紂四方亦宜未定於

是立武庚為殷公使行商禮而復其所庶民弛政庶士倍祿大武成矣然其繼志述事者猶未已也作新大邑匹休鎬京俾殷遺多士比介我周以和斆先後之而後可以將先王所受之命矣金縢納冊羣叔流言鴟鴞救亂幾毀我室班朕大猷其至誠之前知乎金縢見周公之心而度邑見武王之心殆可與有聲之詩相發明也

讀皇門

皇門者周公告誡國子咨以善言也路門之外其左曰左闈門王居明堂之禮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左闈門謂之皇門周官師氏使其屬守王門保氏使其屬守王闈皆國子也於是有門闈之學凡國之子弟大司樂合之以成均之法使有道德者教之師氏之三德三行保氏之六藝六儀視大司徒鄉三物有加焉且使知國中失之事所以素養之者既詳且密湯之王也立賢無方周道親親仕有世祿及其衰也世卿大夫兼政而諸侯不貢士春秋譏之豈積重使然哉畢翟書稱暨乘之言

目睎夫聖武知人以屏輔而身選擇賢者以爲羣屬輔佐而無所髀於遠近親疎太平之基定萬世之業建與是篇辭指相近周公以是告國子羣門反復於執臣媢夫之爲國禍福而羣言之首在建沈伏之賢人其防微杜漸者至矣夫國有與立故家遺族尤足以驗興衰宜訓戒之深切箸明如此觀其言媢夫之固寵貪亂俾其君無依無助而猶未厭可爲寒心烏呼是誠不可不鑑

讀祭公

祭公者祭公之顧命也周自后稷始基文王受命武王周公繼之成康致刑措詩書所稱備矣昭王之時王道微缺南征隮焉及穆王即位益衰然猶能正百官敬天命周室復盛祭公謀父是師保之觀兵荒服矢時邁之頌肆心靡止說祈招之詩穆王之享國克壽豈無故哉越數世而厲宣幽平王室大壞始未嘗不由於教戒而後乃怠以貪禍遂至衰微不能復興故周書之正經訖於君牙冏命以爲大戒觀祭公爲王陳后稷文武所受天命及夏商之旣敗而其勤勤致戒者自燮御始夫德

必由於積累而禍恒起於細微其可忽與復戒三公以厚顏忍醜人莫自見其醜以爲美而居之不疑顏斯厚矣其醜滋甚焉誠不可忍卒之榮號如出一轍故嗣王之宅天命也宜思是言公卿大夫保其世祀亦宜思是言禮緇衣記以爲葉公字之誤也抑其所由來舊矣

讀芮良夫

芮良夫者芮伯諫厲王及戒執政也尚書百篇錄文侯之命恭懿以降無聞焉文武成康之澤至懿而衰詩人於是作諫逮乎幽厲大敗矣王室遂東十月之交民勞板蕩降及十五國之風作者非一人諫者非一事要皆疾其始亂悼其旣衰猶賴先王之澤未泯相扶相救復數百季蓋東遷而政在諸侯呂命作刑其端已羼卒之豐鎬變爲西戎蔡仲之命及棐誓猶詩之有豳風也故斷自君牙臩命以上爲周書正經詩書之文互有詳略大雅桑柔芮伯諫厲王是篇義與相應簡煩岦焉呂不

韋書引周書有云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有讎而衆不若無有淮南王安書尹佚對成王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是爲尹佚之言而呂不韋書又謂厲王天子也有讎而衆故流於彘禍及子孫微召公虎而絶無後嗣其爲諫厲王明甚蓋述尹佚之言爾百篇書中無言厲王者而周書記厲王事惟是篇復證以孔晁注補其闕文焉

讀嘗麥

嘗麥者周王初飭歲典遂正刑書以告戒羣臣州伯也說者以篇中有予亦述朕文考之文謂成王即位之四年䔈上下文義疑羼入周書不盡周史記往往有太公書及戰國謀士所云周書陰符皆傅會成王周公事爲佗首尾如此類者多不足據或又謂是時未告太平制周禮故篇中官名與鄭氏曲禮注所云殷制天官六大相應是又不然詩書所載官名不盡合周禮不必皆在成王即位之初況是時周公救亂方黜殷東征且三年禮樂之未遑安所謂九刑之書而正之其非成王時明

甚傳曰龍見而雩正雩之禮在於孟夏周官小祝所謂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逆時雨寧風旱者是也天戒彌祀則至南郊故成湯以六事自責而雲漢之詩亦曰自郊徂宮篇中記孟夏祈禱于宗廟于社自王以下宮府邑野皆有歸祭享祠謂之歲典斯正雩禮也明堂月令著正雩於中夏鄭氏以爲失之而孟夏正雩之禮略備是篇至周伦九刑當在穆王之後故叔向以爲叔世亂政篇中命大正正刑書其君臣相與儆戒之辭長天之顯憂民之疾苦至於鰥寡至於臣僕惟恐有一人失其所干天地之和蓋聖王祈天命長王國以刑獄爲兢兢

共懿以降能脩文武之業者無聞焉殆宣王復古之書
也自宣王承厲王之亂故言崔尤逐赤帝及啟之五觀夏
已衰而中興又監於殷之既敗其過哉而懼既伯雲漢
之詩至是復脩正雩爲葴與周禮之廢隊者以次舉矣
然其始不籍千畝後乃料民太原一傳而宗周以滅故
孔子删書不録於周之正經也